

集部

榕村集卷二十四

大學士李光地撰

講義二

論語詩三百章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非言作詩之人性情無邪亦非言詩之辭義無邪蓋言詩之為教所以禁止人邪心而已無字亦當與毋通夫子言詩三百篇而其為

教則可以一言蔽其義不過禁止人之邪心而已夫先王之教詩書禮樂孰非所以收放心養德性之具然至於諷詠優游感發興起使人之邪慝自消則未若詩教之切詩之為教人事洽於下天道備於上然其要所以道性情使人以勸以戒則蔽其義者未若思無邪一語之精也此思無邪三字與毋不敬語氣相似皆當作戒詞看則文意自然明白詩三百亦刪後之詩所以垂世而立教者纔道詩字便有詩教二字意在裏面非尋常歌

誣絃誦之詩也若言作詩之人思皆無邪則如鄭衛許多篇什序文雖以刺淫釋之然極有辭意穢褻不似諷刺者真不可通也朱子與東萊呂氏反覆辨難其差在此然緣當日未指出此章無字作戒詞故使文義解釋之間亦多勉強而終無以破東萊之疑也

點爾何如節 三條

夫子與點處註當分作三段細看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云云是一段乃言前意思故其動靜之際

從容如此而其言志云云是一段乃言中意思而其胸次悠然云云是一段乃言外意思在點當日言志不過以已未願仕但就目前之境而樂寓焉就目前之樂而志存焉如此而已推其所得力則必其見地透徹世間利欲無所入於其心故能超然自得如此且以其言外之意觀之則又浩然有與天地萬物同流得所之妙故程子以為已見大意有一段堯舜氣象皆自他人觀之如此耳非是點胸中已横塞了許多天理又著了一段

堯舜氣象也

夫子明言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而點絶不及見知之意蓋點所對謂不願仕也故先發其端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非是抹了三子蓋即自述不願仕之志耳子曰何傷乎或出或處亦各言其志也點即言其志之所樂樂之所寓此與漆雕開不願仕之意同而點髙明和樂有狂者之風漆雕開沉潛篤實有狷者之操故夫子一說而一與之而程子以為皆見大意也

點也之樂固可以庶幾於顔氏之樂然春風沂水之樂則與陋巷簞瓢之樂不同何也陋巷簞瓢本無可樂顔氏之樂不以陋巷簞瓢而改春風沂水原有可樂點也之樂則以春風沂水而見推點之樂亦將可以無往而不存但就其所言之志觀之則見其藹然和樂而有對時育物之意故知道者往往有契于其心推而極之則以為堯舜氣象也

不患寡而患不均節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下文解釋當云蓋均無寡安無貧方與上文義相對今乃不然又添出和字傾字此見聖人立言之精密而解者往往失之故為之說曰均則無貧矣何寡之足患均而和則并無寡矣和而安則并無傾矣何貧之足患此但取其文意相足而已未得聖人立言之意也蓋凡物兼并則多均分則寡均未必無寡也富者多危貧者多安安未必無貧也古人之意以為寧寡而不可使不均寧貧而不可使不

安故所患者在彼而不在此夫子又推論其理謂古人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者盖均則各得其分不相侵奪雖或有寡不至於貧且均則各得其分不相侵奪其和可知和則有無可以相資盈虛可以相濟并可不至於寡矣此古人所以貴於均也古人所以不患貧而患不安者盖安則内變不生外釁不作雖或不免於貧而決不至於傾矣夫爲國家計者慮傾危耳無傾危之慮則貧猶不足患而况于寡乎此古人所以貴于安也

孟子不動心章

或問不動心章曰是必先知告子之說而後有以得孟氏之意蓋告子之事心也以爲吾儒之事心者外也或憑依於語言文字而以識見知解爲心非心也或倚附於綱常名義而以氣魄精神爲心非心也故其說謂若不得於言則但以言視之可耳而不可求之于心蓋求之於心是以言爲心也不得于心則但于心求之可耳而不可求之於氣蓋求之于氣是以氣爲心也其學自

有明心之法而不在于識知見解之間自有定心之術而不藉於氣魄精神之用最與後世釋氏之道相近故能倡性命之說與孟子爭衡而不動心之效實堅且速稊稗之熟先于黍稷之秋也曰孟子之非之也如何曰孟子之意以為氣魄精神之用較之于心容有本末之可言至若心以知為體以思為職奈何以言之不知者而以為非心乎且究極言之志氣亦一體而相為本末非截然二物也故曰志至氣次云者言志之所至氣必

至焉即下志壹動氣之說也蹶趨之所動者氣也而心亦震動驚悸者久之況夫卒然之臨積盛之勢其氣之動有萬於蹶趨者乎此則氣壹動志之說也志之當持而氣不可暴也明矣暴猶害也害其氣者失養者也以直養而無害明不可暴也譬之樹然志則根也氣則枝也撥根則傷枝然披枝則亦敗其根也譬之水然志則源也氣則瀾也塞源則絶流然堙流則亦潰其源也由斯以言告子以氣為非心者亦豈識心者乎曰孟子所

以異於告子何也曰孟子不以言為非心故必知言也不以氣為非心故善養其浩然之氣也至大至剛以氣之本體言也其所以塞天地者配道義者為之也氣與道義渾然一物告子之不知氣而外氣者其原生于不知義而外義也告子視一切之義以為皆安排裝綴而有故視夫人之養其氣者亦以為假區區之義震厲張皇而生皆非心也皆非內也故不足事也孟子謂我之浩然之氣是集義而自然生者非借義而可掩取者盖

此借義掩取之人其行必有不慊于心而氣隨以餒矣安能如是其浩然常存者乎告子乃獨不察於此而以義為外以氣為非心我故不獨曰告子不知氣而曰告子不知義也是故人之事心也但當有事於集義而不可取必於心又不可忘不可助長則庶乎其可耳四者相因然其病至助長而極告子之外義也無事而忘者也其先我不動心也取必於心而助之長者也宋人以有事於芸為無益於苗故揠之以助長于苗告子以有

事於義為無益於心故制之以助長于心孟子之意若曰苗則槁矣其先人而長者是宋人之害其苗也吾恐心亦槁矣其先我不動者豈非告子之害其心哉蓋後代釋老之學棄捐倫理而立定坐忘清凈寂滅而成佛見性其道冥然正與告氏同歸而背孟子之所大戒也彼方以為心學大成而自聖賢觀之其心則已枯槁而不足用矣曰襲取亦有正助之病否曰固是但襲取是襲取氣其所助在氣告子不求于氣而直取必于心之

不動其所助在心襲取氣者較粗曰其以持志為言何也曰此因告子不得於心勿求諸氣之云而言告子之不以氣為心故不得于心則但當強制其心而已持志者制其心之謂也夫持志之功吾儒亦有之但吾儒所持者義理之志持之之功貫動靜而不偏告子所持者空虛之志持之之功偏于靜而無用是則不待究論夫氣而所謂持志者亦已非矣孟子不之言者以方較量志氣而未暇及至下所謂無事而忘正心而助則正指

其持志之誤而不求心之適以害其心也曰朱子或問之云及程子之說似以持志為敬以直内之事而集義養氣為義以方外信乎曰以字粗觀之似矣細尋文義則持其志者即不動其心之别名也然氣不在心之外則養氣之功亦不在持志之外也告子持其志而必外其氣者空虛之心也孟子持其志而不暴其氣者義理之心也是告子以置氣者求心而孟子以求心者養氣也以求心者養氣而氣之成則為有輔于心此所以其

道一揆其用同歸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持志之事養氣之功不動心之要也若曰何者為敬何者為義何者為事於義何者為事于心則恐觀者割裂穿穴紛如亂絲而不可治矣曰告子之亦得為持志者何也曰程子固言之矣釋氏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無也夫學豈有義外之敬敬外之義哉釋氏無義烏有所謂敬就其近似而言之耳故程子又曰既無義以方外即直内豈有是處也告子持志何以異是曰孟

子之喻志氣交動而有取於蹶趨何也曰凡氣之動于外者兩端而已一則驟感而不能持也一則方盈而不能止也如蹶者之傾跌爽容如趨者之喘息未定舉是類之天下艱難險阻之乘吾身蕩軼馳騖之餘其為蹶也趨也至矣而氣有不撓且亂而心有不惶且惑者乎曰詖淫邪遁何謂也曰以正路譬之詖則稍偏側耳淫則一出一入于此疆彼界之中也邪則棄大路而趨小徑遁則陷草莽隧荆棘而無所於歸矣蔽陷離窮以此

意求之則得之矣曰此其為指人言耶巳言也曰人言已言等言也孟子所謂知者他人之言也然而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則自知其言之不易也告子所不知者亦他人言之也而既入于詖淫邪遁而不自知矣是故其不動心之病生於外言與氣外言與氣之病生於外義外義之病生于不知義不知義故不能知言外義故不能養氣於是而能不動其心者祇以害其心而害及於政事而已或曰告子既無事于心而何詖淫邪遁之

有也曰夫言與氣烏得而無也釋氏自謂芟去語言不立文字矣而荒唐之說爛漫而無極自謂不著色相無所滯礙矣而空虛靈應奇幻變化之迹方且以為美談此與告子之詖淫邪遁正心助長正相等耳告子葢亦知言與氣之不得而無也至所欲無者義也欲無義不得不以言與氣為粗而外之故自論知言養氣以下舍曰告子不知言不知氣而曰不知義云

禹掘地而注之海節

尚書禹言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其治水之規模次第也蓋先使大水歸海而後使小水入川則下流既通而上源自滌故禹貢紀經營九州之迹始於冀兗次及青徐揚然後次及荆豫以終於梁雍者此也此節言掘地而注之海即決九川距四海之事下文所謂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即濬畎澮距川之事也蓋前此者懷山襄陵水不行於地中今行於地中而有江淮河漢之名則泛濫之水各有所入而無復浩浩滔天

之勢矣當水未入海則虵龍居之民之大害在此掘地注海則遂驅蛇龍而放之先除其大害也然山林川澤險阻之處鳥獸盤踞以害民者尚多必待水由地中處處循軌所謂九山刋旅九川滌源然後險阻盡平而鳥獸之害亦消矣先海而後江淮河漢先蛇龍而後鳥獸各以害之大小輕重言而施功之次序因亦可見下者為巢避蛇龍也上者營窟避鳥獸也得平土而居之則二者之患亡矣

周室班爵祿章

諸侯之卿不命於天子者其祿秩與大夫等命于天子者不論大小國其祿皆當四大夫也但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故視大夫四倍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其一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總較惟三倍耳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其二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相較惟二倍耳故曰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卿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

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當大夫者皆非命卿也秩既相當祿亦相等明矣

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二節

以五品五常配四序而論之父子主仁而屬春君臣主義而屬秋此陰陽之純仁義之正也兄弟近父子而殺於父子則自仁而即義朋友近君臣而殺於君臣則自義而即仁故長幼之序主禮而屬夏（夏在春秋之間禮在仁義之間也禮之窮處則恐文勝質故朋友又主信而屬中央土也）夫婦之分繼乎君臣而道開

開乎父子父子兄弟天合者也朋友君臣人合者也夫婦男女兩體則是人合之終是生父子則又為天合之始也明所生於天地知自別於禽獸者自此始其道亦仁義參焉故主智而屬冬此二者又陰陽之交仁義之互藏其宅者也天地之陰陽大會在夏不大會則不別故秋繼之長幼朋友人倫之大會也為其統四海皆兄弟也陰陽大別在冬不大別則不合故春繼之夫婦人倫之大別也為其本兩人之身也是以聖人因其會而嘉其會因其別而厚其別也此言仁義禮之施親親賢賢以及等殺其管乎五達道者備矣於智不言所施何也曰知人知天者智之所施也知人知天者乃專言之智

猶修道以仁乃專言之仁故無專屬也雖然知人知天者何哉知其所以生生云耳周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此生生之原也知人知天者亦知之於此而已西銘亦以天地父母推究然後有以明體性之所自來則智之為知人知天而分屬乎夫婦者其道大矣又豈容以居室之近屑屑言之乎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

有人問前知之學聖人不貴而中庸稱至誠之道可以

前知何也曰貴者理也不貴者數也理與數二乎曰理者天之意天之意當知者也數者天之事天之事不當知者也有人于此于子親而厚凡子之所行所爲者彼必知其意焉則子悅之何則人之意未有不欲人相知者也況天心之至公乎若子之所行所爲者彼必察其事焉則子尤之何則人之事未有盡欲人豫知者也況天機之至幽乎且夫知子之意則事有若相反者而彼不疑也而覶子之事也明察子之事則意有若相反者

而彼不知也而誣予之意也甚斯二者天人之故也子何憯焉曰易言極數知來何也曰聖人者知天之意又察天之事者也雖然其察也以迎不以豫或天既動焉或人既動焉因而推之是之謂迎若天未動焉若人未動焉從而推之是之謂豫迎則機之有兆者也而濟民行也深豫則術之無端者也而惑民志也大矣是故京郭之流古謂之亂常人康節之學程朱猶不尚焉者此也其人曰子之論可謂高明

周子太極圖說 六條

周子言動靜在兩儀先葢自漢以下說天地者多如此謂未分天分地之初當有瞬息不停者為元氣未嘗死之驗横渠所謂坱然之氣升降飛揚未嘗止息然後浮而上降而下以分清濁亦此意也然此直懸揣之耳兩大未全固莊生所謂存而不論者矣孔子作繫辭傳先言天尊地卑之定體次及雷霆風雨之鼓動寒暑之運行其賛易象也亦以天地定位者先之然後及于雷動

風散六子之用此則聖人之言天也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又曰乾坤毁則無以見易

一動一静互為其根者氣之流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質之對陽變陰合而生五行者質之對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者氣之流陰陽則先氣而後質五行則先質而後氣者何哉曰動静元氣之呼吸喘息也元氣不壊喘息呼吸不窮兩儀則清濁判上下分開闢而後有者也夫未生五行則五者之名何有五者生矣故以其氣上配于天造化則

然非苟於立言而已也陰根陽陽根陰於動靜言之兩儀之立其互藏者可以觸類而知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於變合見之四時之行其交根者可以不言而喻

圖解所謂生之序行之序者當善觀之愚意謂當云推其所由生則水木陽也火金陰也指其所自盛則木火陽也金水陰也生之序與行之序皆然如此則四時之分明五行之性得而於朱子之意亦不相悖矣

五行各一其性偏所從起也五性感動過所從生也過

而不已則惡惡者過之極而已矣然則人生而靜之初純粹至善何惡之有哉至哉周子之言天人之際也天地五行以生萬物形神五性以出萬事萬物終始于天萬事生化于心一也此實三才合一之機窮理盡性至命之源也

天有陰陽氣也四時具之矣地有柔剛質也五行統之矣人有仁義德也五常該之矣自無極以下立人極以上三才之藴備矣故特舉大傳之言證焉陰陽剛柔仁

義未及太極也而所稱引止此周子之意以為太極不離乎此也夫離陰陽剛柔仁義則無所謂太極況離太極而更有所謂無極乎紛紛之疑可以釋矣

朱子謂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生之說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死之說也信乎曰其義精矣萬物終始於天萬事生化於心萬物不出乎陰陽剛柔也萬事有出於仁義哉通乎陰陽剛柔仁義之道豈徒知形氣死生之說而已哉所以死生之理可體而順也

通書誠上章

誠者天之所以為命而人之性稟焉聖人之所以聖者盡性而已非有加於性之外也故曰誠者聖人之本此句是一章之綱以下皆發明其意乾元者天地生物之心也萬物各得其心以為心是誠之所自來也故曰源乾道變化者二氣五行之錯綜也人得之以為人物得之以為物品質一定不相假借是誠之所以成也故曰立夫一元生生之理固無有不善矣及其變化以成萬

物則雖偏正通塞雜糅不齊然既有是性則莫不有是
善故統而言之則皆純粹至善者也繼即資始之謂謂
天人賦受之際莫非善也成即各正之謂謂萬物並育
於天地之間莫不有性也引此二句正以發明上文之
義至是而性之說明矣又言其在造化者元亨乃太極
之動實理之流行而通也利貞乃太極之靜實理之歸
根而復也此二句是言天之所以為命者乃性之本也
其理皆具于易故曰性命之源

通書動静章

動而無動静而無静即張子所謂兩在也所謂合一不測也動静以陰陽言之互為其根者也陰陽一神也水火以五行言之互藏其宅者也五行一神也所以然者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惟其理之一所以其神不二神也者其天地萬物之至一者與理也者其天地萬物之所以一者與自五行而上上而陰陽妙于神統于極混焉者此神為之此理為之自五行而下下而萬物各一其

神各一其極闢焉者亦此神為之此理為之也

通書聖學章

通書言作聖之功二一曰思二曰無欲思所以致知而窮理無欲所以養心而盡性此即程朱知行之學也

通書理性命章二條

物各有理然物顯而理微故其彰者即其微者也非通微之睿孰能明之哉氣質之生有剛柔善惡之殊惟善而又得剛柔之中者則合乎性之本而至矣天命流行

賦于萬物故萬者本于一一者散于萬
理具於物之中彰者至顯之象也微者至隱之理也性
賦于氣之内剛柔善惡稟氣之偏也中者受衷之正也
命立于理性之原一實萬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是
萬為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知顯之微可與窮理矣
知偏之中可與盡性矣知萬之一可與至命矣此章之
文至簡而深凡程朱所言性與天道一皆權輿于此

通書精藴章二條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伏羲之易是也聖人之藴因卦以發文周之易是也精謂太極陰陽之本藴謂萬事萬物之撰立象以盡意故曰示繫辭焉以盡其言故曰發惟其理之精也故為五經之原惟其藴之富也故天地鬼神之奥盡矣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邵子所謂先天之學是也聖人之藴因卦以發邵子所謂後天之學是也邵子又曰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心迹二字出文中子不如所

謂聖人之精聖人之藴者意義渾然也

通書乾損益動章

乾乾不息於誠主敬存誠之學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謹幾克己之學也主敬存誠則中庸所謂戒懼謹幾克己則中庸所謂慎獨此章所謂慎動者即謹幾也然必於乾損益之外又特申明之者所以致丁寧之意

通書家人睽復无妄章

大學云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此章即大學之指也前章言存誠以克己此章言克己以立誠首尾相需聖學盡矣

張子西銘

塞者天地之氣也化也帥者天地之心也神也化以迹言故曰事神以心言故曰志所以述之繼之亦曰踐道於身體道於心而於體性之本然者肖焉至于窮神知化則德之盛焉爾未能知化則不媿屋漏行合神明踐

道之事也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共為子職者以之未能窮神則存心養性事我天君體道之事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永言孝思者以之

榕村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榕村集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榕村集卷二十五

大學士李光地撰

頌

皇帝省方頌

皇上撫宇之二十八年念九域安寧疆理及於方外區

廣民繁阜成惟亟且吏道澄淆士俗澆朴既坐照于九

重之上穆清之中然稽古神后不廢時巡采風詩聞謡

誦旌賢黜幽施勸懲之典視民好尚知其淫辟奇衺而設教焉是故望顏承幸而爲之歡忭歌舞服誨畏神而爲之震疊恪恭爻象詩書禮傳之所昭垂是爲制治保邦誠民凝命之本爰以正歲八日再舉省方扈侍之官僅餘三百芻茭之峙郊遂餼供臣謹案王通云古者巡狩而國不費民不煩護衛少而徵求寡也方之聖代毫末無取徒旅不驚豈特少與寡而已哉甫涉山東預免明年正賦至江南弛舊逋駐

蹕浙江

詔蠲除獎賚風厲禁飭凡十餘條

皇上所加意于黎元甚厚所在循良吏每擢以右職常

調不拘賞舊勞錄死節

皇上所訓廸于臣工至隆禮岱宗優嶽祀南渡浙水親

祭夏后氏之陵返

駕鍾山奠明祖而展拜焉

皇上所施敬於明神甚恭河淮二瀆利害之說自古棼

然在京時羣臣表請臨閱

上可其奏於是往返相度躬親指授

聖謨之遠洞若著龜

皇上所勤懷於國儲民命至悉抑臣聞之聖人之能感人而莫不悦者仁也誠也臣等觀

六御所經氓民擁聚雷動稽角趨迎者懽呼追扳者賫涕芹菽之貢無異私親葢書有父母之文詩有子來之頌亦言其誼均情等耳從未有皤老髫稺依戀轍跡之

閒日以數十萬為羣者竟三千里投懐趨膝眞如赤子之怙慈愛臣等乃今所謂見而知之者詩書所稱未足云也非天下之至仁至誠詎能與此乎載攷周詩樊之章般之章言時邁廵狩之事皆有須聲傳之無窮
皇上戢戈者定六服承德盎熙熙乎懐柔裒對之世矣臣於是時代匱清班而且歷受
皇上超遷眷顧不世知遇臣實叨之每念
高天厚地曲成一物之恩中夜汍瀾未知所以稱塞在

諸臣之中才藻最下言詞最拙不自度量作為頌詩與
衆旅進知無能圖繪日月之光明竊比葵藿傾向而已
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天命
皇清奄壹萬邦攸函攸履靡不率從天命我
皇大
皇清之烈蕭勺內狂遂鉏外㙡蕆惟甲子九域大定東
禮嶽宗百神受命溥觀其疆至於南紀玆巳之春肆浹

五祀民氣日康民志日減

皇謨孔長

皇心如傷曷吏其肥曷民其腓曷風其微曷俗其非

六御不嚴三辰不練載馬省方曰民之見知民所天寬

租已責加惠東人爰覃吳會知民所父惟牧惟司我進

其良顧貪者誰雨露瀼瀼含靈畢沾或謳于序或抃于

閭或逌于津或拔于犴順彼春陽天施同散黃流激激

南下清淮今昔之議或濬或排孰扶羣脊需我

皇斷以迥揚渻以固徐漫裡于宄委思夏后之迹朕方
心其心有不翼翼忠厚之風鍾阜之恭天祚我盛德大
安有窮萌萌者黎其性孔明曷比匪仁曷格匪誠燕越
之袤餘三千里夾路緣隈千萬赤子扳攄睠戀言出淚
垂非發天彛而孰使之臣之所閧國惟民視相厥歸
皇如怙如恃臣之所聞天在民心相厥歸
皇犇淵騖林臣之所聞民緊德懷我
皇之德海蕩嶽崔神人既洽迅首歸路

皇極萬年昭回百度

表

進朱子全書表

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編校

御纂朱子全書總六十六卷刊刻已竣謹裝潢成帙進

呈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道光載籍統承四子之傳

德備文明象應五星之聚非爲一時而出樂有
後聖之知果不虛行殆同親炙益繼天出治職兼總乎
君師而稽古右文功乃隆夫作述五百歲之遥源斯在
二千年之丕緒聿新臣等竊惟危微心法肇自伊耆終
始大成集維元聖中閒言天言性者則有禹臯成湯言
德言學者乃由阿衡傅説丹書垂乎敬義周禮著夫中
和逮洙泗而發揮無餘歷漢唐而明昧相半直至濂溪
默契道體親授二程爰得考亭剖析精言兼綜諸子斯

文賴以不墜後學由此弗迷然其道湮鬱於江沱惟其書流行於海内前代雖頒行學校知德者稀全編則剝蝕經坊研精實寡從未有紹其道傳其心典極眔朝尊異之隆文經乙夜校讐之久如今日者欽惟

皇上陛下

心畫義爻

身符夏度

功巍文煥猶兢兢業業以勅幾

仁熟義精方矻矻孜孜而論道

謂朱子為諸儒之醇粹不難以聖而下學於賢故其書為六籍之津梁將俾沿河而東至於海崇其禮秩方自廡以升堂薈其遺編乃命官而授簡發凡起例無非稟

聖心之裁成提要刋繁逐一經

御筆之删定雖至微文碎義周覽甚詳轉注諧聲摩求必當冱寒蒸暑未嘗輟誦於萬幾之餘夜漏晨壺不閒停披於寸晷之暫是用規模畫一條理分明自小學大

學以開端漸及四書六藝合道德性命而一貫極於聖
統王功文約而彌該義備而不複權衡取舍必得其肯
綮之精次第後先一凖於施為之序歴選六百年來編
朱子書者其得詳畧輕重之中誠未有如我
皇上者也非夫心心相繼不隔絲毫聖聖相承如合符
節孰能與此哉加以
親製序文冠諸書首大義微言之秘啟發靡遺修身覺
世之方會歸一致於是須諸宇內使儒林有入聖之階

梯布在學宫凡來者得窮經之指要教思若風行而雨化徯志自谷應而鐘鳴臣等章句習深經籍道邈生逢堯舜尚慚比户之民少學曾鄒誰是及門之士纂言不如韓愈惟荷訓誨以成編校書遠遜更生幸藉指撝而識字身遊道化之盛奮而忘愚名掛典册之端榮以爲媿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進性理精義表

兹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編校

御纂性理精義總若干卷刊刻已竣謹裝潢成帙進

呈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文明式煥五百年道運重光

删定聿新億萬載儒宗有統契聖真而行王事沿近派以泝遥源惟道術一歸於醇信羣言必折諸

聖臣等竊惟伏羲始畫中涵性命之精堯舜相傳顯抉危微之奥是以孔門垂教推本於執中鄒嶧揚風求端于性善聖賢心法于古昭然理學源流其來尚矣下不雜于功利故管晏不免事業之卑高不入於空虚故鄒莊大為賢智之過秦漢而下申商黄老代興魏晉以還

釋典禪宗相煽推其言庬而道散皆由學絶而風微爰及周程首尋聖緒輔以張邵悉闡天機太極建圖依然易卦之指皇極經世葢取洪範之書體仁孝者莫如西銘乃孝經之要義發性情者莫如定性本艮象之微言以故朱子之生得因五子之師承上遡六經之聖制一倡羣和無愧當日鄒魯之風葢有開必先實啓于今唐虞之運也欽惟

皇帝陛下

道符天載

德合健行

學緝熙于光明

治允升于淳古初踐基于大寳日披簡以窮經中削亂于四方尚投戈而講藝默成性命之理允矣單心坐徹天人之宗判若指掌以今日行仁義之有效知古人論道德之非虚凡宋儒皆獲表章至朱子尤加尊異斯實前賢之厚幸得蒙

後聖之深知謂性理大全之書修於前代永樂之際采摭綦備而芼擇未精門目雖多而部分失當恐學者貪多而無益使斯道反晦而不明特發宸衷重加纂輯務令揚粃糠而取精鑿故記錄之汎濫在所芟不欲醨元酒而和太羹故衍說之支離在所棄約其義類如綱在綱切於進修猶階有級詳而有要簡而無遺雖屬羣賢之成編亦存至當之精義學必謹其純雜之辨治必酌於古今之宜一稟

睿裁盡經
皇斷縱使諸儒復起必奉
聖人以為折中矣
賜弁序文頒行學校從此學者先河後海悟斷潢絕港之差望牆入宫識宗廟百官之富學以從政人心正而人材興習焉成風大道行而大化茂臣等業同蝕蠹技比雕蟲叨服章逢清夜有慚儒行徒伸佔畢白頭未覩賢關謬受役于編摩幸日親於指示與聞

至教信雄況之非真取成

聖心允游夏之莫贊遂使臣等枯株朽質賴薪槱以舒

光腐草微明乘陽蒸而發照遵道遵路思無玷于前修

是訓是行期有立於聖世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擬清文鑑書成刋行謝表

伏以

鳳篆龍書大啟同文之治

金繩玉字弘昭一代之風經

睿智以裁成功參造化禀

聖謨而采擷理盡包羅遊韻海之鏗鏘聲叶律呂入字

林之錯列目矚琳琅一字昭回萬方作覩臣等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圖書宣洩文字始興卦畫肇開書契爰作象形會意歸于指事以盡物情假借轉音純乎諧聲而窮風氣司徒所掌與六德六行而竝頒行人所司必七年九年而一協葢雖鄉校之小學實為王化之大端故漢庭之學童試史必諷萬言吏民上書皆通六體然而義沿支流之失人趨簡易之歸史籀倉頡之章變而造隸凡將急就之作續以纂編厥後形體差訛土風相謬平上去入之分部猶限偏方齒舌喉脣之切

聲未叶正始韻英作於天寳有百五十韻之新加字學成於雍熙以二十一字為獨得邵堯夫唱和之法用補中原雅音周德清毋子之書實開洪武正韻要以元聲既邈世變風移制作不親家殊人異未有句譚字議盡語言義理之詳門別部居極律呂聲音之本如今日之盛者也玆葢伏遇

皇帝陛下

濬哲在躬

文明出治

規制齊乾坤之矩量

經緯同日月之輝光舉六籍之宏綱經文復旦撮諸儒之機要道業常新以至冊府藝林罔不窮漢濱而求照乘旁及天官地志一皆罄荆石而得連城固已極典學之盛隆仰崇文之大化矣惟是

國書之重實為昭代之文出納所關風行于中外紀載攸係典垂于億年雖為上下所通行未有綱目之條舉

駕行鷺序既鮮問字之揚雄舊德遺民亦少疑年之絳老浸馬忘舊久漸譌真將為一代之成書綿至卌年而未集于是

躬勤蒐討親定規模分領于羣臣旁稽之壽耇大開四庫包括三倉與治同興言必存乎訓戒稽古徵事義必實以典謨下該草木蟲魚無煩注雅精極道德性命寧異詮經部分為三十六區自成義例遡原於十有二毋冠以提綱蓋字頭之書原與五音六律相表裏而連字

之法實取偏傍協韻而折衷是以一經
聖裁聿成鉅典窮事物之要將以治萬民而察百官推
聲氣之原直可通大樂而田正雅者也於焉弁之
御序共欽玉麗之章頌之庶僚同凜金科之守斯誠
聖天子繼志之善勞瘁窮年故使我
國家受命之符光昭萬世臣等職忝校書陋慚識字手
提一槧未曉方言目覩七章無緣正讀沿流忘本誤有
甚於豕魚棄實採華識莫明夫豹鼠審音辨畫猶難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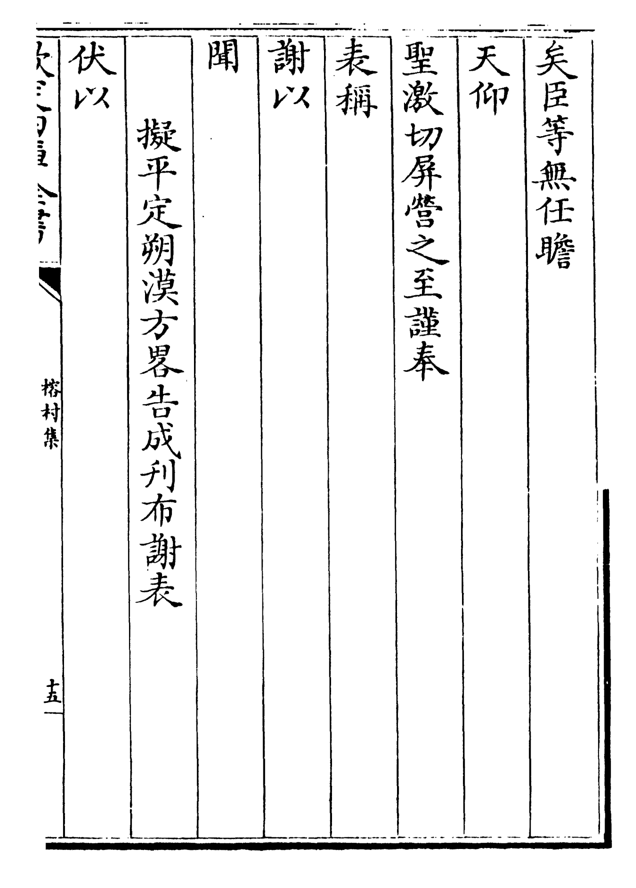
于瞽史之林弄墨燃脂徒自擬于抄胥之職祗遵裁決稍効編摩伏願

文化彌隆

淳風常扇

心畫微妙淋漓筆墨之先

性道流行洋溢文章之内同倫同軌敷三重以徵民天文人文察二儀而化世則如天垂象羣仰日月之華與化同流莫竟乾坤之蘊傳弈禩以無極邁前古而有光



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擬平定朔漠方畧告成刋布謝表

伏以

皇威遠暢極萬里以揚旌

聖武遐宣垂億年而作範超金匱玉鈐而上獨握元機得五權三至之微自操常勝有征無戰功不待於逾時以攘爲安道永存乎方册用昭謨烈式示儀型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弧矢原於易象義取諸睽鳥蛇始自軒圖數符于井合六卿而作誓首嚴左右御馬之方命九伐以專征莫大進退金鐃之節凡以民必教而後戰師以律而始臧仁義與節制兼行文德並武

功共煥鬼方冞入殷宗不愛勤勞玁狁興師周后用申

奮怒萬全而動獨斷乃成漢武登漠南之臺躬操武節

唐文駐葢牟之域親繫戎衣未至犂庭仍然阻固猶且

功光史冊志見歌詩爲行邊之美談成陟迹之勝事然

或運籌在已師武須人封山而還聞登臨于去病呈圖

以進志方畧于營平空撰金跂未嫺玉帳所以禦戎新

錄輯自儒生籌邊有樓閑于作牧未得代謀之勝難收

永定之勲未有動九天之上以發機功成袵席極窮荒

之外以揩額烈照縹緗如

今日者也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

乾健天行

震威雷動

春生秋殺鼓萬類于洪爐

賞勸刑威躋斯民于壽域方行天下來自昔不賓之臣

化徧寰中拓從古未開之土龍沙象郡固已一尉候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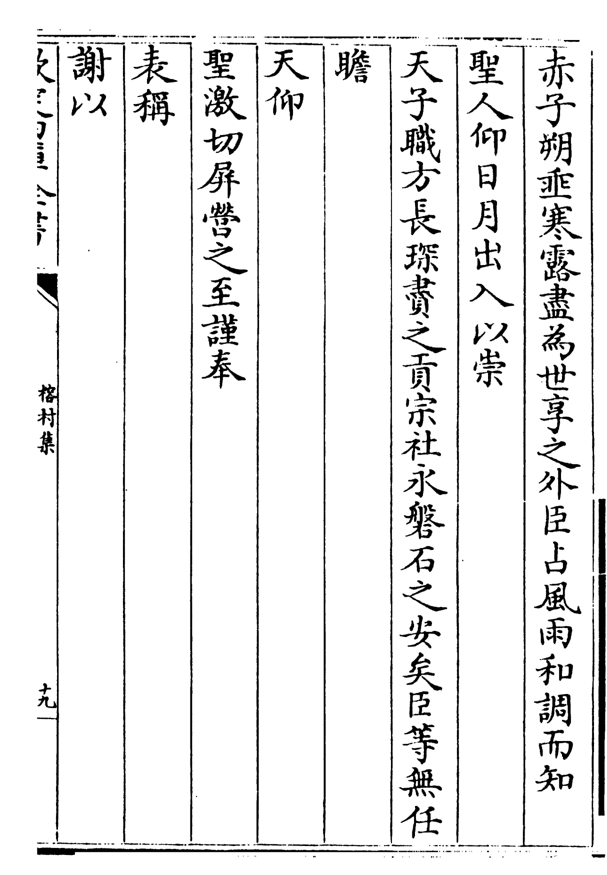
西東青海朱崖早見混車書于南北顧茲蠢爾自絶竝生翕張蜂蟻之羣崛强雞鹿之塞靡修鄰好致其叩款以歸朝敢逆諭言狡焉倡狂而啟宇而且揺動邊鄙煽誘外藩潛渡瀚海之區闌入烏瀾之地既敗創以遵約復反覆而渝成勢將難圖罪在不赦于是皇赫斯怒親總六師我武維揚躬臨絶域身先士卒不避風雨勤勞指畫軍儲預籌駝車轉運密勅東路爲左犄右角之形分布西師作首擊尾應之勢重兵既壓文

告疉頒三面釋禽尚拓恢恢之網一朝脫兎竟罹肅肅之罝震

皇旅以宵犇遇伏師而晝衂僅以身免盡喪軍資朔漠遊魂知餘灰之不燄廟堂深計稔根本之務除於焉再駕而至鄂爾多斯三駕而至狼胥山麓招携黨與遏絕路途致部落之盡歸旋元兇之就殪自兹要荒㚖職絕塞同風雖周之詰兵治戎振王威于薄海之外漢之撞鐘伐鼓朝藩國于清渭之濵曷克方兹未容遠譬也爰

以兵非得已須知創業之艱謀必務成欲使臨事而懼特命載筆編纂成書凡調兵措餉之規無遺纖悉及發策決機之要必究精微累紙連編歸於神武不殺垂世行遠總令耀德休兵弁以
王言即序事而存儆戒之意勒成大訓如成功而作雅頌之詩誠令典之不刊仰
聖謨之無斁臣等幸叨班列未歷戎行讀閫外之春秋有懷壯士感兵鈐之問對俯愧書生淮右紀功筆極慚

於唐雅燕然勒石志切陋夫漢碑虛縻給札之榮妄希實録莫盡運籌之妙難測神機伏願
不戰屈人
止戈爲武
弘邇安遠來之德
普容民畜衆之仁
大化涵濡于域中生成覆載
湛恩洋溢于方外血氣尊親則荒磧沙陀無匪同懷之



赤子朔埀寒露盡爲世享之外臣占風雨和調而知

聖人仰日月出入以崇

天子職方長琛賮之貢宗社永磐石之安矣臣等無任

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閒

榕村集卷二十五

榕村集卷二十六

大學士李光地撰

疏一

蠲九疏

臣李光地謹題為密陳機宜事臣自二賊搆亂以來遁逃山谷中賊遣人延致至于再三臣抵死固拒幸到于今未汙清節以辱

朝廷然蹤跡孱危尚未知草莽孤臣復能幸全腰領以再瞻天日與否蟲蟻微命無足言者臣不敢自惜獨至于一隅安危大勢所繫敢冒萬死蹈不測之禍希徹

天聽惟

皇上垂察焉臣惟八閩疆宇褊小糧稅稀薄今自二賊蹂躪兵革不休椎骨剝膚民以大獘而賊之勢亦窮矣此時官軍誠宜以急攻為主不可置此一方曠日持久恐粵東江右必生他變然所謂急之之道不可不審也

今耿逆方悉力於仙霞關鄭賊亦併命于漳潮之界獨汀州一道與贛州接壤之處防備極疏耿逆置守禦不過千百疲卒竊聞壯丁大兵皆於賊兵多處盡力鏖戰而不知出奇以擣其虛此計之失也以臣愚度之仙霞地連浙江衢州等處杉關連江西廣信等處漳潮連惠州廣城等處此三者本地經制之兵堅壁深藏虛張聲勢自足以控制羈縻之至於汀贛一道爲宜因賊防之疎選精兵萬餘人或七八千人詐爲入廣之兵道經贛

州遂轉而向汀界贛州至汀州七八日耳而汀州至福州泉城來往非月餘不至比二賊聞知則大軍入閩久矣此所謂避實擊虛迅霆不及掩耳之類也此時賊方悉兵外拒內地府州縣盡致空虛所在殘黎望大師之來正若時雨苟出汀州小道橫貫其中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矣漳州守臣黃嬰城固守以待大師此不可以不急救而汀州漳州地畧相屬接應又極便易臣乞
皇上容馳詔旨勅總兵官閒諜虛實隨機取效仍恐小

路崎嶇更須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臣今者雖已爲樊鳥溺鷄然葵藿之心晰見大陽尚幾幸於萬一倘有可采伏乞睿鑒施行緣在患難之中奏對失體仰惟聖慈照亮

覆平糶倉米疏康熙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臣李光地謹題爲詳請循例咨明事該臣看得存貯餘剩米粟原係題定每年春閒發糶秋後買粟還倉康熙

三十八年應糶米粟經臣循例咨請發糶戶部移咨以秋收果能一定買還應令具題到日再議等因行據守道高必弘呈稱平糶米粟實為濟民善政各屬秋收之後自能買粟還倉即偶遇薄收亦不過稍緩時日至於不肖有司那移虧空出於意外未便以後日難料之事置良法於不問仍請援例題請發糶等因前來理合具題謹題

請借倉拯濟贊皇疏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八日

臣李光地謹題為借倉貯拯濟窮黎事該臣看得贊皇一邑深居山僻向因紙蝴套匪類為害附近居民悉多逃避乃于去年荷蒙

皇上德威遐暢撫安寧謐盡屬良民而昔年逃避者紛紛歸里但此輩失業既久資生無術若不設法拯濟勢必轉徙流移玆據守道高必弘詳議暫動倉粮借給牛種籽粒俟秋收還倉等情前來臣思積貯米穀原因拯救窮黎起見今贊邑歸里之民既鮮資生議動倉穀借

以牛種籽粒似屬允當謹題

條陳清查錢糧虧空疏康熙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

臣李光地謹題為請嚴虧空之法以除積獘事臣蒙
皇上天恩畀以重任竊見目前因循之積弊未有甚於
虧空者也夫賦税有民間之逋負米穀有雀鼠之耗蝕
即或地方有萬不得已之事因公那移亦所不免然此
等皆為數無幾法雖難寛情可原宥惟是有不肖各官
不問公私任意侵那動千萬計至歲終盤察之時或將

銀錢那新掩舊或將米粟借措支吾更有錢糧不清假揑完報其盤察上司多牽于情面囑託不即舉發至積年不清又知失察有革職之條遂不得不扶同支飾以倖一時故現任官員各項悉報無虧奏銷盡結實在及陞遷事故無不人人虧空者上司復懼有處分之例多將歷年虧缺倉庫揑作現年揭報以圖脫卸追參究之後又慮本官舉發曲爲庇護無論盈千累萬止以那克公用擬罪其至重者不過以擬流準徒定案塞責積習

因仍視公帑為私藏萬一地方有賑救災荒之事必至倉貯皆空誠不可不立法申飭以期釐清宿弊者也謹臚列三條以備

聖慈採擇

一雜項錢糧應同正項盤察也州縣府道收貯錢糧于地丁正供及常平倉糧之外如不入奏銷案内之承追銀米減糶漕糧各案餘剩核減存貯一切錢糧經手之官以為考成可以那掩該管上司亦以不在盤

查之列任其抵飾移彼補此滋弊無窮似應將此一應雜項錢糧責成該管上司于盤查正項時一併照例盤察保結則項款肅清而那移之弊杜矣

一盤察例限宜量為寛展也上司盤察屬庫例責年終所轄地方遼遠盤察一處動經數日且定例時限甚迫勢不能親身周歷何能嚴察屬員支飾之弊嗣後應將年終盤察之例酌量寛展請責令該管上司于所屬本年地丁正供及不入奏銷案内一切雜項存

貯錢糧自該年十月起至次年奏銷以前止于此半年中親至轄屬秉公清察如有虧短立行揭報若現存無虧據實出結自具結奏銷後有虧空發覺者即照定例治以失察之罪則期限舒徐可以逐項周察道府各官利害切膚未有不知自愛而甘於扶同徇庇者也

一虧空審明那移之後當分別錢糧多寡定罪以示懲戒也官員虧空錢糧那移之罪律例雖有正條但止

擬流準徒而本案革職者例得免罪别案革職究審

虧空者遇恩赦熱審又得寛免減等法輕易犯致無

顧忌嗣後應將那移之官如其數上千百那用有據

者仍照現例擬議外如錢糧那移至五千兩以上或

倉糧及粟折米至六千石以上者無論已未革職仍

予滿流不准折贖不得以雜犯準徒各例完給即遇

恩赦熱審等典例亦不准減免庶人知畏法而庫藏

加謹矣

請定倉穀春糶秋糴之例疏 康熙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

臣李光地謹題爲循例請糶餘米事切照直屬米粟除按大中小州縣分别均貯米石之外餘剩留存者頗多而各處倉廒缺少收貯不固其高阜地方不過露積散堆低窪之處每多潮濕蒸爛所以米穀屢報虧空者固係不肖州縣任意侵那而因歷年浥爛以致耗折者亦不少臣查每年俱有春賣秋買之例原以平市糶更陳舊也近雖康熙三十七年小有收穫三十八年各處豐

登然至青黄不接之時農事方殷市集頗稀無業之民未免難於貿易且春夏之交地氣潮濕米粟腐爛正在此時發糶餘米葢於平價便民之中而寓推陳出新之法宜每歲常行者也向例咨部題請屢經部覆以致允行之日或以愆期臣乞自今年始
勅部著爲成例每年値應發糶之候只咨存案不用瀆請至春糶之米秋成如數買還年終盤查不容虧短皆有報部文冊似可通行無弊謹題

請開河間府水田疏 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臣李光地謹題為備陳濱海水利更請幹練能員仰乞特簡以課後效事切河間府昔稱九河下流近代因運河堤岸南壯横亘出海之口更窄其水自西南來者大水如漳滏滹沱小水如大陸澤所受之水及正定諸山水皆合流并勢由獻縣河間經清縣静海以入于淀而與十五河之水竝出於西沽之一線源大末小勢易横流是以直隷水道之宜講者惟河間為最臣近因修子

牙河及桑大城河間獻縣等堤岍採摭見聞參考形勢此一帶原屬窪下水鄉雖復歲治隄防但足補苴萬一倘遇潰決仍付淹没非有變通之策終非永賴之計查南方水田之法行之畿輔往往有效曩者涿州水佔之田一畝鬻錢二百尚無售者後開為水田一畝典銀十兩即今淀中浮居村莊歲收蒲稗菱藕之利無旱暵之憂其資生未嘗減於高地也臣愚謂静海清縣上下一帶水居之民正宜以此利導之其可興水田者教之栽

秧插稻之法其難以成田者則廣其蒲稗菱藕之利使民資水以為利則不患水之為害矣至於獻縣交河等與正定接壤之處係鹽河之上游若能修治溝洫雜興水田則水勢漸分將下流之水勢亦日減是資水之利即以除水之害也然舉行方始若非有熟識情形歷經試用之人使之實心任事恐托之空言無裨

聖政查管河同知許天馥籍貫江南諳曉農事現居河職源委周知前曾任文安知縣教民修治水田聞此數

年文安水田殆且半縣乞
皇上將許天馥特授河間府知府即令於職事之暇興
舉水利三年之後課其成效以為功過或有微績以廣
聖世愛養之方於萬一也伏乞
睿鑒施行
條議學校科場疏康熙三十九年八月初二日
臣李光地謹題為遵
旨議奏事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據戶部筆帖

式德明齋到禮部轉遞内閣文開大學士伊桑阿等奉
上諭直隸廵撫李光地河道總督張鵬翮湖廣總督郭
琇廣西廵撫彭鵬此四人處著將部院揀選筆帖式各
遣一員限期前往將郭琇條陳學道事務鄭惟孜條陳
鄉試之處經九卿會議事宜及禮部議覆滿普條奏科
場事件俱令抄齎往令看九卿禮部所議者得其當否
若何施行方得無弊永遠稱善著各殫心詳議務期歸
於盡善即具本付遣去人員齎回啟奏伊等皆居官素

好行已清廉之人此事若瞻徇諸臣情面不務求盡善殫竭乃心從公議奏則伊等一生讀書制行俱有忝矣欽此欽遵并禮部抄疏到臣仰惟
皇上加意作人澄清士路既嚴主考同考之處分又重
學院學道之差遣今復因督臣及滿漢言官條奏學校科場之事九卿禮部業經議覆仍
特諭臣等俾各殫心詳議務期歸於盡善此誠堯舜清問之盛心也愧臣所見凡近不足以窮利弊之源求至

當之歸贊裨文明增光大典獨念今日遭逢
聖代之盛實由昔時草茅佔畢而來學校科塲是臣等
進身之階若有知不言則爲上負
聖明下忘所自敬將督臣科臣臺臣條陳及九卿禮部
覆奏分學校科塲兩項一一議明有未盡者仍列臣愚
昧之見於後仰俟
皇上裁鑒施行
遵查學校弊端如督撫司道之需索陋規知府之要

挾包攬以至情面書札乞恩討賞之類誠如督臣郭琇所陳業經九卿議定處分督撫司道知府及該學院道等嚴例此時正當天下歲考百弊叢集之際誠宜作速通行直隸各省嚴飭督撫司道知府及學院道等官實心奉行以除積弊者也臣愚又謹推廣四條以備採擇一則學臣宜經考試也學臣職司文教不但考校之日務須秉執清公而教養三年尤宜竭盡誠悃近來得此差者不能盡教士之職以仰贊育

材之化揆厥所由雖因人品之未樹亦縁學植之久荒欲推所業以及于人而不可得也今
皇上方簡任清端之士而人之心術操行或難遽見仰請于𨇠用學差之時自翰林官以下俱令到
内廷考試窮日之力試以一書一經一論一策擇其文理最優議論有本者
欽𨇠差遣則學醇者行必不悖且教士衡文取諸素業自不至漫不關心迄無成效矣仍乞于試日

皇上臨軒親命題目以杜預擬及

陛辭之際仍加

天語訓飭庶幾自愛一則教職宜稍清汰也學臣之有

教官猶督撫之有府州縣官所賴以宣教承流者也

闒冗庸陋則學校日以頹廢而斯文無從興起臣請

嗣後選授教職其應選前一年宜令各省督撫會同

學臣查明挨次將選之人若歲貢年甚老耄眼目昏

眊不能動履者給以職銜令其休致捐納人員年未

三十稱幼輕佻難以服衆者且令需次至三十歲以外再行考驗其有全無文理不能成篇者亦應考驗令其休致造册先期咨明吏部按所存扣以次銓除至於現在教職亦令督撫會同學臣按此三款詳慎虛公酌行澄汰庶幾司鐸之席可以漸清一則士習宜正也自賄買風盛文武生員多不識字無行義之人其購買衿頂之意不過以為護身之具故保官告官抗糧包糧興滅詞狀武斷鄉曲甚至窩盜藏奸罪

惡甚衆其讀書識字者所行便不如此是賄買生員之獘不但孤寒爲之不伸而風俗因以漸壞也今除學臣納賄處分經九卿議覆郭琇條奏已定嚴例外臣愚請申禁直省文武生員敬遵現在頒行學政全書條約雖有切已之事止許子弟家人代告出入衙署上書陳言保留官長包攬錢糧唆証詞訟者悉犯

明條地方官立行詳革仍乞

勑下禮部撮取學政要語推廣舊時卧碑詳明剴切作

為誡條更立新碑各學明倫堂上務令學臣地方官及學校師生恪謹遵守庶幾閉戶讀書安分守已之人衆而習俗日變人才日出矣一經學宜崇也

皇上表章經術以正學養天下士而邇來學臣率多苟且從事以致士子荒經蔑古自四書本經不能記憶成誦其能者不過讀時文百篇勦習雷同僥倖終身殊非

國家作養成就之意前歲

皇上旨下學臣使童子入學兼用小學論一篇其時幼穉見聞一新胸中頓明古義此則以正學誘人之明驗也然書不熟記終非已得宜令學臣于考校之日有能將經書小學講誦精熟者文理粗成便與錄取如更能成誦三經以至五經者仍與補廪以示鼓勵庶幾人崇經學稍助聖世文明之化又童生既令通習小學以端幼志生員及科場論題似當兼命性理綱目以勵弘通今孝經

題目至少以致每年科場論題重複雷同似宜通變遵查科場弊端自
皇上將敗檢考官嚴加處分大小臣工稍知自愛者當無不㦖懼警省又念大臣官員子弟黨緣倖進恐妨貧寒之路
特諭諸臣議另編字號均數額取仰見
皇上天地無私不遺側陋甚盛典也至臺臣鄭惟孜監生回籍之疏經九卿議覆在九卿之意以為國學觀

贍之地不可虛無其人其論誠是也然數科以來營鑽奔競之弊信如臺臣所云夫士習江河未可驟挽故後輩樂於苟得先達意在樹私始進不正終身豎立無不苟且則暫令回籍以稍息奔營亦捄弊之一法也然每年順天南北監生各有應中額數如令就本省鄉試而不帶回原額未免有不平之嘆朱子議貢舉學校云欲革奔競之弊則宜均諸州解額而稍捐太學之額臣謂正宜采用朱子之說將每年監生

應中額數均之各省量增其本省中額俾各歸試惟現在八旗教習及内閣中書兩項仍准在京鄉試勅部以人數另編字號酌量取中囂競之風似當少息其非鄉試之年各項監生仍聽其照常到監考職庶不至虛無其人也至禮部議覆科臣滿普請除鄉試之弊一疏稱直隸各省鄉試時將三品京堂官以下一併開列等語臣愚謂各省或可仍由舊章惟順天都畿重地勢利環集宜如部臣議將三品以下開列

聽

皇上特簡大臣差遣盍身既列在大僚萬一不公不法

致受辱如李蟠等之事

皇上即寬其處分亦當愧恨不敢自齒于衣冠之類矣

至房考亦將京官外官盡行開列恭聽

欽點又嗣後旗人漢人點名授卷後即入號房不許混

亂行走及踰牆找尋代作等語俱應如部臣議以塞

弊端者也臣愚又復推廣三條以備採擇一則容首

告也查得每年分房考官亦有頗知自愛而逼于勢要不得已而收受者嗣後如有此等勒收關節之弊應許房考據實出首即與優陞如此則不惟無所懼而且有所勸似亦可稍懾營競者之心也一則嚴外簾也近來鄉會二試不但有換卷倩作之弊且有帶人到場中代作而本生空手閒坐直待交卷者又有徑僱一人頂名進場而本生身在場外者此等大弊不能察出則外簾之官虛負職掌亦已極矣臣前年

提督學政考校八旗時親見貢院牆垣破壞卑矮巡綽軍人及瞭望守門人役無一非受賂代為傳遞之人也此輩下人惟利是嗜無法可以禁止惟知貢舉之部臣及外監試御史大破情面竭盡精神關防撿衛庶幾不致恣行無禁若瞻徇縱容漫無防檢勢必外堂收受之卷半屬假偽內簾但就文取士雖有至公之人難免誤收矣臣乞嚴飭外簾監試嗣後務精察嚴肅盡絶此等弊竇仍于鄉會試之後特遣一二

大臣會同禮部禮科傳集中式之人當堂覆試一義驗其真草筆跡是否符合且觀其文理之通否與原卷相對則假偽之弊似可稍除矣一則儒士宜斥也數科以來鄉會試場中用儒士八人歷年作弊皆由此等葢分卷之時某卷分入某房既可以暗行其奸而十餘房考官心腹未孚聲氣不接者亦皆此輩往來聯絡之臣戊辰辛未兩年主文武會試深知此輩情狀近經言官論奏裁革部覆未准臣竊以為扣數

填名寫榜謄錄之事小而積慣作弊壞亂科場之罪
大似宜永遠革逐臨期行文各衙門保送繕寫書手
應用以上學校科場兩項臣謹就愚昧所見及者遵
旨議明附以微臣管見自知凡陋無確當之議以報
聖明伏祈
皇上恕其庸愚臣不勝戰慄慚惶之至
覆馬廠疏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臣李光地謹題爲遵

旨事該臣看得八旗馬廠地畝臣先經與守道高必弘會同各都統臣佟吉辛玉等分翼查勘覆奏準部文稱除二十二年丈過准其納糧地外將現今廠內開墾地從何年開有無納糧行令查明等因隨檄守道仍照原案清查除東翼馬廠餘地數目未經各都統查明臣業咨準部覆另行扣限完結外其西翼正黃正紅鑲紅鑲藍四旗廠內餘地原係臣同都統查清之項臣專委河間府知府許天馥清查該府親至滄州鹽山靜海清縣

天津文安大城霸州武清楊村等各州縣衛會同地方官細查餘地一項有現在水田尚可開墾者又有從前無知愚人舍自己塽薄之田偷墾餘地因無收穫旋拋者更有三十八年秋後搜掘蝻種於蝻子生發之處遍地耕犁竟似開墾無人承認者除此等地土外其可耕餘地河間府知府許天馥因去年十二月内奉

旨耕過地畝馬廠無益馬匹能有幾日牧放已經耕種地畝仍著給民耕種欽此該府遵布

皇恩勸民不必驚懼偷墾之罪投首認墾現在民人認墾餘地三萬二百一十六晌零至部臣行查開墾情由查無知愚民因自種糧地城薄窪下舍自己之田偷墾餘地原未多佔漏糧所當仰懇
皇恩寛小民從前開荒之罪使之各安耕種照則輸糧至現今水佔及旋耕旋拋翻掘蝻種等地現今無人承種容臣檄各該州縣相視有可耕者陸續召勸擇地報墾照墾荒之例陞科目下轉盼東作除東旗查明另題

外應將西旗查出願耕餘地先行奏請使小民及時興

農以副

皇上憂恤黎民之至意者也再查正黃旗餘地今年四月閒臣凖都統移送啓奏清摺開地係三萬四千五百九十五晌零隨據地方官冊報地數相符續凖戶部咨開餘地係三萬七千三百二十五晌零今知府許天馥查報地畝正與四月閒都統移臣存案清檔及地方官冊報數目符合又鑲紅旗餘地四月閒都統移送啓奏

清揹開地係六萬五千六百七晌五畝隨據地方官冊報餘地六萬六千五百五十九晌零續准户部咨開餘地六萬九千八百七十四晌今知府許天馥查報地畝正與四月間地方官原報數目相符此二旗餘地部咨所開數目與當日會丈原奏及地方官冊報少有不符臣已咨開户部將都統原奏清揹抄譯咨覆以便備細核對在案應俟查明之日彙入本案完結除將已經認墾餘地花户起科糧銀細冊俟查造到日送部并將現

在分别已墾未墾餘地總册咨部查核外理合具題伏

乞

睿鑒施行

請嚴定承審虧空處分疏康熙四十年五月初八日

臣李光地謹題為請嚴承審虧空處分之例以除積玩事切惟錢糧絲毫為重虧空殊干法紀臣近經條議清查之法嚴定處分在案但虧空之官固當嚴行治罪而承審之官每多積月更年寧受遲延參罰終不肯定是

侵是那之案查承審侵那竝非承追贓產難於完結者比如問官果能秉公察訊其是侵是那何難片言定斷無如積習成風臣於虧空各案雖屢行嚴催屢次參處而承問各官展轉稽遲如前撫臣沈朝聘等所參滄州王洪遠交河縣金廷宣懷來縣白有斌已經三年臣任內所參開州沈宏緒高邑縣吳秉智等案將及二年俱未完結一遇限滿守道仍不過以州縣承審遲延揭報塞責凡此弊端若非本管上司素有點染為州縣所挾

持者不敢據實明正其罪則必州縣央托權勢壓制上司不令據實審結上下相徇一味以遲延僥倖巧脫若不再行嚴定承審處分則案件終難完結臣請嗣後凡虧空之案專責守道於部文原行到日嚴督府州縣各官務遵四箇月定限將是侵是那情由作速審明招解如於四月限滿不能完結者揭參遲延後又有四箇月之限鞠訊非難更當上緊催審勒限完結若再有以承審遲延報參者應將本管知府一併揭參俱照易結不

結嚴例議處以除積弊再查被參虧空官員多非潔己謹慎之人承問者當以錢糧為重據實審擬懲一儆百近多虧空大槩藉口於修城池葢倉厫濬河渠葺學宫等項公事那移為詞豈有操守不謹虧蝕錢糧之人反能留心政務若此者乎不過借此以減其侵欺之罪又明知言無情理巡撫勢必駁覆若一經駁覆又可以遲緩年月而中其遷延僥倖巧脫之計今若定承審之嚴限而不禁絶其假揑之虛辭仍難以清件結案嗣後似

應嚴飭守道以下承審之官務必確實審解如果那移因公有據者方許從實開具如繫假揑將承審官以徇縱倒嚴加議處仍應通行申飭以後地方官果有欲修理城池倉厫完葺學宫開濬河道者雖係私捐亦必通報巡撫守道而後興舉則虧空之後無所容其抵飾審問不煩駁詰而案件得以應期結清矣理合具題伏乞

勑部議覆施行

報河工完竣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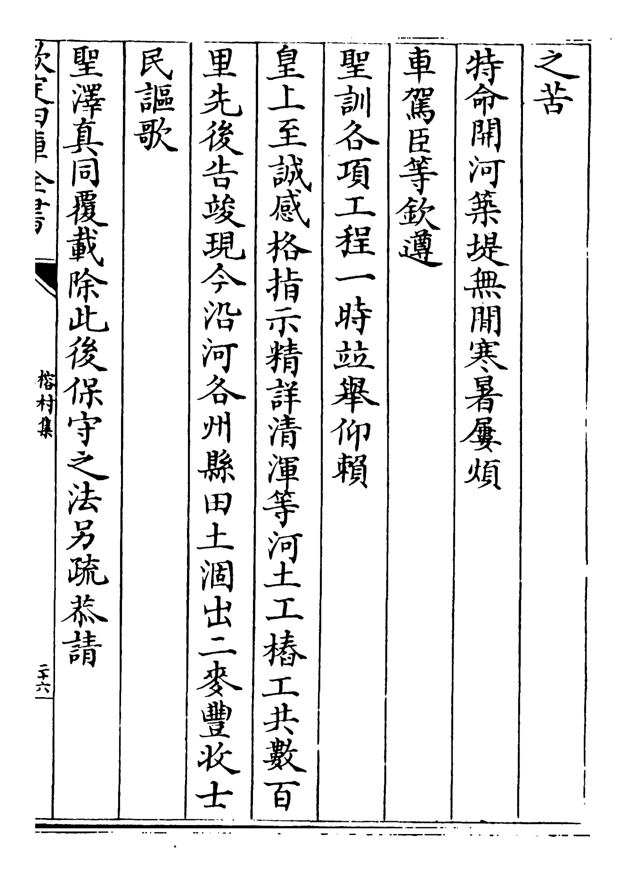
康熙四十年五月二十二日

臣李光地謹題為恭報工程完竣情形仰祈
睿鑒事切霸保文大一帶沿河水淀州縣地處窪下歴
被水患仰蒙
皇恩軫恤修築各處河隄為民除害臣等去年所修子
牙等清河已報完工外今歲承修永定河自郭家務至
柳岔口開河築堤并釘樁下埽七十餘里大城縣西堤
樁埽工七十餘里又子牙廣福樓新河接修至賈口等
處兩岸堤工五十餘里并雄縣去年水佔民堤未完工

程二十餘里於二月間恭蒙
皇上巡幸訓飭臣等及時興工臣等欽遵親行催督至
四月內垂成之時又蒙
聖駕周流察視并於永定新河放水暢流臣等扈
駕後復將各堤土工椿埽稍有缺畧之處填補豐滿今
俱已完工訖又四月二十一日恭逢
皇上視河時
特命永定河石堤之下接修椿工一百餘丈及南北岸

堤速行動庫補修又修大城南堤幷河間獻縣等險工以上工程俱務於發水前先竣臣等欽遵查接石堤椿工原限二十日修完南岸坍堤原限十五日壯岸限一月内完工今臣等將工料銀兩星夜解交分司責令色圖渾齊蘇勤嚴督興工俱可先限早完又新築大城南堤及河間獻縣等險工臣等已發銀委員及時趲工俱不日即可告竣欽惟

皇上德比神堯勤深大禹念水鄉淀居之民歷被淹澇


之苦
特命開河築堤無間寒暑屢煩
車駕臣等欽遵
聖訓各項工程一時竝舉仰賴
皇上至誠感格指示精詳清渾等河土工樁工共數百
里先後告竣現今沿河各州縣田土涸出二麥豐收士
民謳歌
聖澤真同覆載除此後保守之法另疏恭請

訓旨并堤岸道里用過工程物料錢糧俱俟查明另行報銷外謹將完工情形特疏奏報謹題

請裁河兵疏

臣李光地謹題為請節錢糧預修築以濟河防事該臣看得永定河南北兩岸設立河兵二千名原備險工不時搶修防護之用今據分司齊蘇勒色圖渾呈稱一年內工程緊急惟桃汛麥黃伏秋時候此時搶修防護更急時或十日半月不等遇水勢汹湧埽壩工程一時竝

舉其繂縷繂繩運土運料捲埽堆埽釘樁鑲墊每工必須二百餘人各工將河兵按數分派每工只得八九十名不敷所用更兼兵遇緊急工程率多逃竄以致堵禦不速及水緩停工嚴冬無事則又坐食糜餉請于二千河兵中揀擇存留八百名每工均派三十名為釘樁下埽守堤鑿冰之用汰去其餘一千二百名若各工遇一切工程於附近村庄僱募民夫克役即於所裁兵餉銀一萬六千四百餘兩內動用餘剩者解還道庫再原築

大堤奉

旨傳來勒限一年保守人員賠修者甚少且互相觀望延挨終難告竣并請動項及時修築仍向原修之員照坍塌丈尺之數追補如有來工賠修者仍准賠修等因條議前來臣查額設二千河兵按工分派停修無事之時坐食縻餉頗覺其多至遇搶修險工又以分布不能敷用且所募之兵凡於夏秋需用時每避勞逃竄似應照該分司所議揀選年力精壯熟悉樁埽有籍貫誠實

者八百名分給各工以為釘樁下埽守堤鑿冰之用其餘一千二百名全行裁汰餘餉銀一萬六千四百餘兩于工程緊急時僱募附近民夫克用至河兵餉銀例於房山等十二州縣内撥解今除應存八百名兵餉仍照舊例外其應裁兵一千二百名多餘額餉若仍令各州縣征解恐緊急時緩不及事似應仍解道庫令分司於需用時呈請撥給可也再查保守原修堤岸人員賠修殘缺處所者止十之三四其不行賠修展轉延挨誤事

者甚多臣屢行察勘業經彚疏題參在案今麥汎將至亦應如分司所請暫支正項錢糧令分司督率各工核實修築完固仍將用過錢糧于原修之員照依坍塌丈尺應賠數目於本旗及各省原籍追補還項如有赴工賠修者仍准令照數賠修庶河銀無事虛糜修防得以及時矣理合具題

榕村集卷二十六